



高尔基选集

我的大学



高尔基选集

# 我的大学

陆 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472 字数13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5 $\frac{5}{8}$  插页8

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49001—61000册

定价(3)0.64元

这样，我就要往喀山大学<sup>①</sup>去讀書了，心里想：非進这个大学不可！

引起我進大学的念头的，原是一个中学生尼古萊·叶甫林諾夫。这个青年很惹人喜爱，臉兒生得蛮漂亮，有一对像女人般温存妩媚的眼睛。当时他住在我們那一幢房子的閣楼上，因为常常見我手里拿着書本，就对我注意起来，从此我們彼此認識了。剛剛相識不多久，叶甫林諾夫竟硬說我“有研究科学的非常才能”。

“您天生來是为科学服务的呀！”他怪好看地抖动着他那馬鬃一样的長头髮对我說。

当时我还不懂得，哪怕就是一个家兔般的小动物，也可以供人家做实验去为科学服务哩。可是叶甫林諾夫很热心地向我說明：各大学里所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自然，也順便提起米哈伊尔·罗蒙諾索夫<sup>②</sup>的故事來了。叶甫林諾夫还說，我到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讀完中学的功

① 喀山大学是当时俄國著名的大学，有大学生一千多人，分歷史、哲学、法学、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系。高尔基來喀山的第三年（1887）列寧曾考入这个大学的法学系学习，同年十二月，因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被捕，并被开除学籍。——譯者注。

② 罗蒙諾索夫（1711—1765）是俄罗斯第一个大学者、著名詩人。貧寒的農奴家庭出身，由于努力奋斗，爭取到了学习机会，后来担任彼得堡大学校長，对俄罗斯文化有很大贡献。——譯者注。

課，“隨便”去應几場考試（他說的是“隨便”！）我就可以領到助學金進大學，再熬上約摸五年工夫我也能成一位“學者”啦。照他說來一切全很簡單容易，因為叶甫林諾夫是一個年紀才不過十九歲的孩子，又滿懷着一副好心腸。

他在學校大考後，就離開這兒回家了。又過兩星期光景，我跟着也動身往他那兒去。

我的老外祖母給我送行的時候，再三叮嚀地對我說：

“你，往後別向人家發脾氣了！你老是愛發脾氣，真變得鐵面無情啦！這全是跟你老爺<sup>①</sup>學壞了的！你不見你老爺落了個什麼下場嗎？苦命的老头子，活呀活的，活到老變成個傻子啦！你千萬要記住：上帝不責罰人，只有魔鬼才愛幹這種勾當哩！你去吧！唉……”

她擦掉她那蒼老臉上可憐的幾滴眼淚，又對我說：

“咱們再不能見面了！你這跑野了心的孩子呀，你偏要溜到天邊海外去，我可是個活不久的人啦！……”

最近幾年來，我經常離開我這個好心的外祖母，簡直是很少跟她見面。我一想到這個骨肉相連、衷心關照我的親人，當真要和我永別了，心裡覺得十分難過。

我站在輪船的船尾一直向她望着，望見她在碼頭上緊靠水邊立着，用一隻手畫十字，另一隻手拿破披肩的一個角兒擦她的臉，擦她那一雙老是對人閃着無限慈愛光芒的黑眼睛。

此後，我就到這個有一半韃靼居民的城市里來了，住在一幢平房裏面的一個小房間里。這幢不大的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一條偏僻街道盡頭的土崗上。房子的山牆對着一片火燒場，火燒場上長起了密密層層的野草；在苦艾、牛蒡、馬藜的雜草叢和接骨木的密林里，凸現出一堆倒塌了的磚瓦建築物的廢墟，廢墟下面

<sup>①</sup> 老爺，指外祖父。——譯者注。

是个大地窖。那些無家可归的野狗常鑽到这里面來，有时候也就在这里死去。这个大地窖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林諾夫的家里，有媽媽跟兩個兒子，靠一点点可憐的撫卹金維持生活。我到他們家里來的头几天，就看見这个臉色蒼白的小寡婦，每天从市場回來，把買得的东西放在厨桌上，总要皺起眉头，心里發一陣兒愁，思量着怎样解决眼前的难题：就讓先不把她自个兒算在內吧，又怎能用这么小小一塊瘦肉，來給三个健壯的大孩子飽吃一頓美餐呢？

她是一个很沉靜的女人，兩只灰色眼睛里，可憐巴巴地凝着一股子又溫良又頑強的勁头兒，好像是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母馬在拉車上山，自个兒明知拉不动了，可是仍然要拚命地往上拉！拉！

我來到她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孩子們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就到厨房里幫着她洗菜。她战战兢兢地輕声問我說：

“您上这兒來打算幹什么？”

“讀書，來進大学的。”

她把兩道眉毛往上一揚，腦門上的黃肉皮也皺得緊緊的，原來是菜刀切伤了她的手指，她用嘴吮着伤口的血，全身跌落到椅子上，馬上又跳了起來，叫道：

“噢唷！鬼……”

她用手絹裹好切伤的手指头以后，誇獎我說：

“您倒挺会削土豆哇！”

哼！这怎能不会呢！我順便跟她說了我先前曾經在輪船上做过帮厨的事。她又問：

“您看，您憑这点兒就能上大学嗎？”

那时候我还不不懂什么叫作幽默和奚落。我把她的問話当成真

的了，就一五一十对她講出我計劃好了的活動步驟，還說，這樣活動的結果，大學一定能准許我進去讀書的。

她嘆息了一聲，叫道：

“噯！尼古萊！尼古萊……”

正当這時候，尼古萊走進廚房來洗臉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頭髮亂蓬蓬的，還是和往常一樣高高兴兴。

“媽媽！包一頓肉餡餃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媽媽順從地回答。

為了要趁機會炫耀一下我的烹飪知識，我說，要是包餃子的話，買來的那一點兒肉可太瘦，也太少啦。

這一下子可惹得瓦爾瓦拉·伊凡諾夫娜生氣了，她狠狠地搶白了我幾句。我羞得滿臉通紅，兩隻耳朵也漲大起來。她將手裡的幾根胡蘿卜丟到廚桌上，一扭身走出去了。尼古萊向我遞着眼色，解釋媽媽的行動說：

“不高興啦！……”

他在板凳上坐下來，繼續對我說：女人們都比男人愛生氣。這是她們的天性，關於這點，好像是有瑞士的學者作出了鐵一般的論證，英國人約翰·斯圖爾特·穆勒<sup>①</sup>也談起過這個問題。

尼古萊很喜歡教導我，每遇適當機會，他就來給我灌輸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識。對他的話，總是百聽不厭。後來，我竟把佛克、拉羅士佛克和拉羅士查克林<sup>②</sup>這三個古人的名字混聽成了一個

①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06—1873)是英國心理學家詹姆士·穆勒的兒子，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他的理論觀點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譯者注。

② 佛克(1819—1868)是法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拉羅士佛克(1613—1680)是法國作家。拉羅士查克林(1772—1794)是法國大革命(1789—1793)時期保皇派的首領，曾率領反動的保皇派軍隊鎮壓革命。——譯者注。

人。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誰砍過誰的头了：是拉伐杰<sup>①</sup>砍了杜模力<sup>②</sup>的头呢，还是反過來杜模力砍了拉伐杰的头呢？这位可爱的青年，一心一意地希望“把我教導成人”，他是满怀信心地答应要这样做的。可惜他沒有時間，更沒有条件來認真地好好教我。他那种青年人輕佻浮躁的脾气和只顧自个兒的作風，也使他看不見可憐的媽媽是怎样終日操勞、煞費苦心地支撐家務。他的弟弟是一个又迟鈍又沉悶的中學生，更不会体貼媽媽的艰难辛苦。我倒是早已乖覺地看出了这个主婦的那一套厨房經濟和化学戲法，她是数着米粒下鍋，絞着腦汁烹調的。我清楚地看見她的手法多么巧妙：天天总得用很少一点东西做出丰美的菜飯，餵飽自家兩個孩子的肚皮，并且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揚、举止粗野、很像个迷途羔羊似的流浪兒。当然，分給我的每一片面包，真跟一塊塊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想去找点什么活兒來幹。为了免得在她家里吃飯，我每天一清早就跑出門去，遇上刮風下雨天，就暫時躲到那片火燒場下面的大地窖里，悶坐在里面听着大雨滂沱和狂風吼嘯，嗅着死貓死狗的臭氣味，我这才覺悟到：進大學——不过是一个夢想罢了，要是当初我能往波斯去，也許比到這兒來还好些吧。于是我就把自个兒幻想成一个白鬍子的老法師，能叫一粒谷子生成蘋果那樣大，能叫一个土豆長到一普特<sup>③</sup>重，总之，我为我們的大地，为了我和另外許多窮苦人都已走投無路的大地幻想

---

① 拉伐杰是十八世紀時法國大化學家。法國大革命中被反革命派殺死。他死后法國大數學家拉格蘭奇說：“一剎那間就砍掉了一世紀也難長成的頭顱。”——譯者注。

② 杜模力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將軍。一七九三年后，開始反革命活動。——譯者注。

③ 一普特合一六·三八公斤。——譯者注。



出了不少功德無量的好事情。

我已經学会了幻想一些奇异的冒險和偉大的英雄事業。在生活苦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習慣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別人的救助，也不指望有什么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漸变得頑強起来；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个兒越加堅定，甚至越加聰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經了解，人是在不断反抗周圍环境中成長起来的。

为了不致挨餓，我常跑到伏尔加河的碼頭上去。在那兒还容易掙得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錢；在那兒，我混入那些装卸工、流浪人和無賴漢們中間，觉得自个兒好像是一塊生鉄投进了炙热的煤火里一样，每天都給我的心上烙下許多尖銳深刻的印象。我看見那些瘋狂露骨和天性粗野的人們，在我面前旋風般地迅速轉来轉去。我欢喜他們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嘲笑，对自己又滿不在乎的乐天态度。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經歷，很容易跟他們互相接近起来，我真願意加入他們那种热烈潑辣的集团里面去。想到我曾經讀过的勃来特·哈特<sup>①</sup>的作品和許多通俗小說，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們的同情。

有一个專靠做小偷过活的巴什金，原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現在已飽受殘酷折磨并且患了肺病，他很乖巧地劝我說：

“你为什么要像个姑娘那样羞怯怯的呢？难道是害怕人家罵你不老实嗎？对姑娘們說来，老实就是她的全盤資本。不过，对你——就像是一个牛軛子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它就只得吃干草！”

---

① 勃来特·哈特(1839—1902)是美国寫实派詩人和小說家。——譯者注。

巴什金的頭髮是棕黃色的，臉上刮得光光淨淨，好像準備上台的戲子，短小的身體像貓似的輕快機靈。他以教師和保護人的態度對待我，我看出了他確是誠心誠意盼望我將來能夠有點成就並且獲得幸福。他很聰明，讀過不少的好書，尤其愛讀“孟特·克里斯托伯爵”<sup>①</sup>。

“這本書主題明確，挺有感情，”他這樣說。

他很喜歡女人，一談起女人真是津津有味，興趣橫生，從他那被拷打得殘廢了的身體內部發出一種痙攣；這種病態的痙攣直使我感到惡心。可是我仍然聚精會神聽他的談話，因為我感覺到他的話是很美的。

“女人，女人！”他聲調抑揚地說，黃色面皮上泛起了紅暈，兩只黑黑的眼睛興奮地閃着光，“為了女人，我什麼事都肯去幹。女人跟妖魔一樣，從來不曉得什麼叫罪孽！再沒有比跟女人戀愛更甜美的事啦！”

他很會講故事，毫不費力地就為妓女們編出一些紅顏薄命、哀怨動人的小調。他所編的小調唱遍了伏爾加河兩岸的各個城市。下面這一段極流行的小調也是出自他的手筆：

奴家生來寒苦，臉兒不漂亮，

渾身上下沒有一件好衣裳。

為了這個呀，姑娘！

誰也不來跟你拜花堂……

有一個行動詭秘的人，叫特魯索夫，他待我也很好，他的儀表端莊，打扮得非常闊氣，有音樂演奏家一樣纖巧的手指。他在海軍村開設一間小店鋪，門面上挂着“鐘表匠”的招牌，暗地里却

<sup>①</sup> “孟特·克里斯托伯爵”是法國作家大仲馬（1802—1870）所寫的歷史小說。——譯者注。

買賣盜竊來的黑貨。

“彼什柯夫，你可不要學偷東西的把戲啊！”他對我說，一面很莊重地撫摩他那斑白的鬚鬚，眯起那雙狡猾、藐視一切的眼睛，“依我看，你該找一條別的出路，你是個高尚的人啊。”

“什麼叫做高尚的人呢？”

“啊，高尚的人沒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用這樣的話來形容我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對好多人和好多事都懷過嫉妒心，像巴什金那種用驚人乖巧的比喻方法和近乎詩歌一般的美麗腔調講話的本領，就曾經引起了我的嫉妒心。我記得他講一件戀愛故事的時候是這樣開頭的：

“是個漆黑的夜晚，我像一隻縮在樹洞里的貓頭鷹一樣，悶坐在斯維雅什斯克這個僻陋城內的旅店里。

“正當十月天，外面下着綿綿細雨，秋風不斷地呼吼，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韃靼人拖長着嗓門哀號似的，老也沒個完：噢—噢—噢—鳴—鳴—鳴……”

“……恰好在這時候，她來啦，她是那麼輕盈，鮮艷，宛如粉紅色的朝霞。眼里裝出天真純潔的神氣，用懇切的聲調說：‘親愛的，我沒有對不起你吧！’我明知她在說謊，卻覺得這是真話！我憑理智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情感上總不相信她是說謊！”

他講話的時候，全身有節奏地搖擺，眼睛眯縫着，還有時候輕輕地用手拍一拍自个兒的胸脯。

他的聲音雖然低啞，但吐出的詞句却很清晰動聽，有點像夜鶯歌唱。

我也嫉妒過特魯索夫，這個人會引人入勝地講西伯利亞、基發、希哈拉等地的故事，會尖刻地嘲笑大主教們的生活，有一次他竟悄悄地講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真是個專制的魔王啊！”

在小說里常有一種“小丑”，這種“小丑”每到小說末尾，竟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突然會變成了一個胸襟寬大的人物。我覺得特魯索夫很像是這類的“小丑”。

一遇到悶熱的夜晚，人們就渡過喀山河去，坐在對岸草地上的矮樹林里，一面吃着，喝着，一面交談着各人的心事。多半是講些生活的困難啦，奇怪的人事糾葛啦，特別愛談的是女人問題。他們一談起女人來，就那么怨恨，悲傷，好像是走進了一個爬滿蛇蝸的漆黑角落里一樣的心情，有時候令人非常驚奇。在星光慘淡的黑夜，我跟他們一塊兒躺在長滿了矮柳樹的悶熱窪地裡過了兩三個晚上。因為這兒臨近伏爾加河，夜氣是潮濕的，船上的桅燈好像一個個金蜘蛛在黑夜里向四方爬動，在那黑色岩石河岸上散布着一簇簇的火球和火網——這是富庶的烏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戶發着光亮。輪船的蹣跚隆隆地擊着河水。水手們在一排駁船中間像狼嚎似的拚命喊叫，什麼地方有人用錘子敲着鐵板拖長淒涼的音調在唱歌，啾啾唔唔排遣着憂思，歌聲給人們的心上增添着一片片的哀愁。

更悲哀的是听着這些人的輕聲漫談，听他們考慮怎樣應付生活，各人談着各人的心事，几乎是誰也顧不得听誰的。他們在矮樹林里面坐着，躺着，吸着卷煙，偶爾喝一點窩特卡或啤酒，就回想起來許多往事。

“啊，我遇見過這樣一件事，”在黑暗中緊臥在地上的一個人說。

听完了這個故事，人們都一致表示：

“常見這類的事啊，——都見過……”

“見過”，“這是常見的”，“見過不少遍啦”——听着這些話，

我覺得今天夜里人們像是已經活到了生活的尽头，——好像一切一切的事情从前都已經見過了，這以后再不會見着什麼新事情了！

這種感覺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魯索夫疏遠起來。不過，我仍然很喜歡他們。根據我的生活經歷來講，如果我走上他們的路子，那也是十分自然的。當我要向上爬和進大學讀書的幻想碰壁以後，我更想去跟他們接近了。遇到餓肚子、受氣和苦悶的時候，我覺得自個兒有本領去幹侵犯“神聖私有制”和別的種種罪行；可是青年人的高尚理想不許我脫離我應走的道路。我在那個時候除了人道主義的勃來特·哈特的書和一些通俗小說以外，還讀過不少很正派的好書，這些書鼓勵我去追求那種還不十分明確、可是在我心里已經感到比眼前這一切更有重大意義的東西。

這時期我又認識了幾個人，他們給了我一些新的印象。有許多中學生，常到葉甫林諾夫住宅旁邊的空場上來玩一種類似戈洛德基<sup>①</sup>的遊戲。我被他們中間的一個名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學生給吸引住了。他的面皮微黑，頭髮帶藍色，好像個日本人，滿臉雀斑，就跟把火藥末擦進皮膚里去一樣。他老是那麼笑盈盈的，玩耍起來很靈巧，談起話來也很俏皮，他身上真像是包藏着各種天才的幼芽。他跟許多有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光靠這點生來的天才，再不想努力去發展和提高。他有銳敏的耳力，極善于鑒賞音樂，也很愛好音樂，能夠像音樂家一樣地彈豎琴，彈俄羅斯的三弦琴，拉手風琴，卻不想去精通更高等和更困難的樂器。他很窮，穿得很壞，可是他那破爛的汗衫、滿是補釘的褲子和磨破了底的皮

---

① 戈洛德基是俄羅斯人常玩的一種遊戲，把幾根短木棍豎立地上，用木棍遠打去，以打倒的多少決勝負。——譯者注。

靴，倒也適合于他那種勇敢潑辣的气派，全身肌肉的敏捷動作，以及大搖大擺的豪放姿勢。

他好像是一個病了很久剛剛爬起來的人，又像是一個昨天才被釋放的囚犯一樣。生活中的一切，對他都是新鮮的、舒適的，他像小鳥般地歡快，——蹦過來跳過去；簡直同滿地飛竄的連珠炮一樣。

他聽說我的生活很困難，無依無靠，就勸我去跟他住在一起，並且勸我準備去做小學教師。於是，我就到這個有趣的怪地方——“馬魯索夫卡”貧民窟里來住了。可能有多少代的喀山大學生全很熟悉這個貧民窟。它是雷伯諾里雅德街上一所破舊的大房屋，這真好像是那群餓着肚子的大學生、妓女和失掉人形的窮鬼們直接從房東手里奪取過來的大房屋。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到攔樓去的樓梯底下，那兒放着一張木板床，走廊盡頭的窗子旁邊擺着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這就是他的全部陳設了。走廊通着三個房間，兩間住着妓女，第三間里住的是個患肺病的數學家，這位數學家從前是神學院的大學生，個子又高又瘦，模樣十分可怕，滿頭滿臉生着紅色的硬毛，勉強用骯髒的爛衣服遮蓋着身體。從衣服的破洞里裸露出挺難看的青虛虛的皮膚和一條條的肋骨。

他好像只是靠着吃自個兒的指甲過日子，他把手指頭啃得快要出血了。黑間白日地罵呀，算呀，還不斷低聲吭吭喀喀地咳嗽。妓女們都怕他，說他是瘋子，可是又可憐他，常在他的門口偷偷丟下一些麵包、茶葉和砂糖，他就把這一包包的東西從地板上撿起來帶回他的房里去，好像一匹累壞了的馬一樣呼嚕呼嚕地喘着氣。如果妓女們忘記了或因什麼緣故不能給他送禮物來，他就打開房門，沙着嗓兒向走廊里喊：

“麵包！”

在他那陷進黑眼窩去的眼珠子里，閃耀着一種自命不凡的瘋狂人的高傲神氣。偶爾有一個羅鍋兒的小怪物來看他，這人拖着一条癩腿，肥腫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鏡，頭髮斑白，在他那去勢教徒<sup>①</sup>的冷淡的黃臉上浮着狡猾的微笑。他倆緊緊關起房門，怪安靜地一連悶悶地坐上幾個鐘頭。只有一次在深夜里，這位數學家沙聲的怒吼把我吓醒了：

“可是我說——這是監獄！幾何學——是羊圈，哼！是老鼠籠子，哼！監獄！”

癩腿的羅鍋兒在尖聲吃吃地笑，反復不斷地說着一句什麼挺難懂的話，可是數學家突然高聲叫道：

“忘八蛋！滾！”

這位客人趕快滾出門來站在走廊上，氣得呼呼的，嘴里嘟嘟囔囔地罵着，用寬大的破外衣包裹起身體。這時候細高個兒的數學家瞪着眼睛在門口站住，把手指頭往亂蓬蓬的頭髮里一插，又沙着嗓兒喊起來：

“歐几里得<sup>②</sup>是個大傻瓜！大傻一瓜……我敢說，上帝比希臘人更聰明！”

他把房門猛力一關，接着，他屋里的什麼東西“咯啦”一聲，被震落下來了。

這以後不久，我聽說他原來打算從數學上來證明上帝是存在的，可是沒等到成功，他就先死了。

普列特涅夫在一個印刷廠里做報紙的夜班校對員，每夜掙十一戈比的工資。如果我來不及出去幹活兒掙錢，我倆就一天只能

---

① 旧俄时代一种宗教激派的教徒，入教后或到一定年齡后把生殖器割去，以便斷絕性慾。——譯者注。

② 欧几里得（紀元前315—255）是古希臘的幾何學家。——譯者注。

吃上四俄斤<sup>①</sup>的面包、兩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我是沒有很多時間去幹活兒的，因為我要應考，還得學習。我正在硬著頭皮鑽研各門學問，那些怪拘謹怪死板的古老語法格式尤其使我苦惱，我簡直不會把挺生動挺難駕馭、俏皮乖巧的口語嵌進古老的語法格式裡面去。好在不久我已經明白，原來學習這些東西對我未免“過早”了。即令我當真考取了鄉村教師，由於我年紀太小，也絕不會得到教師职位的。

普列特涅夫跟我睡在一個木板床上，我黑夜睡，他白天睡。當他幹了一整夜的活兒，清早臉色變得更加烏黑，紅着兩眼回來的時候，我趕快跑到小飯館里去提開水，——當然，我們自個兒是沒有茶炊的。隨後，我倆就靠窗邊坐下來啃着麵包喝茶。古里講報紙上的新聞給我聽，朗讀那位筆名“紅鬼臉”的酒鬼兼小品文作家的滑稽打油詩。我很驚奇普列特涅夫那種遊戲人間的態度，我看他對現實生活，正跟對那個倒賣女人旧花衣兼替女人拉皮條的胖婆娘加爾金娜的態度完全是一樣的。

他原來從胖婆娘那兒租得了這個樓梯下的小屋角，可是付不出房租，就給她說笑話，拉手風琴，唱些動听的歌曲；每當他用男高音唱起歌來，兩隻眼睛就閃出冷笑的光芒，胖婆娘加爾金娜年輕的時候做過歌劇班的合唱員，她很能領會每支歌曲的意義。有時候她感動得一串串淚水從那不害羞的眼睛里直淌到醉得青腫的臉頰上來，她就先用胖手指頭抹下臉上的淚水，然後再拿出一條骯髒的小手絹慢條斯理地擦她的手指頭。

“喲！我的好古里呀，”她讚嘆地說，“您真是個藝術家！要是您的臉子再漂亮点——我會給您找點好福氣的！我介紹過不少的

---

① 一俄斤合〇·四一公斤。——譯者注。



年輕小伙子去給守空房的娘們解悶了！”

在我們頭頂上的閣樓里就住着這樣一個“年輕小伙子”，他是個大學生，毛皮匠的兒子，中等身材，寬胸闊背，屁股又窄又瘦，整個看來好像一個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銳角被折斷了一點兒。大學生有一雙跟女人一樣的小腳，腦袋也是小小的，直縮進肩膀裏面去。腦袋上蓋着一層馬鬃般的紅頭髮，蒼白貧血的臉上，無精打采地瞪着兩隻突出的綠眼睛。

這個大學生當初因為違抗父親的意旨，偏偏進了普通中學，直落得像喪家狗一樣忍飢挨餓，好容易才從中學畢業升入大學。以後他發覺自己有一個好嗓子，能發深沉、圓滾的男低音，所以又想去學唱歌了。

正為着這一點，加爾金娜才尋到他的頭上來，並且把他介紹給一位富商的太太，這位太太年紀約摸四十來歲，她有一個兒子在大學三年級，女兒也快要中學畢業了。商人太太是個干巴巴的女人，平板板的鷄胸脯，那直挺挺的姿勢活像一個兵，臉兒冷冷的又像一個絕慾的老修女。她那兩隻灰灰的大眼睛陷在黑眼圈裏。她穿一件青罩衫，戴着老式絲綢頭巾，耳朵下面搭拉着兩隻鑲寶石耳環，顏色是賊綠賊綠的。

她時常在黑夜或大清早來找她的這位大學生。我有好幾次看見商人太太一縱身跳進大門口，快步地往閣樓上走去，她的臉色非常可怕，嘴唇往里抿得幾乎看不見了，眼珠子全瞪出來，心神不定地朝前望着，你看了那副模樣，真會以為她是一個瞪眼瞎子。雖然誰也不能說她是個殘廢女人，可是你very明顯地感覺到的確有一股什麼怪勁頭兒，使她全身緊張，臉面也繃得十分難受，好像是殘廢人一樣。

“看呀！”普列特涅夫說，“真是一個瘋婆子！”